

浅析新感觉派小说与“中国风”流行歌曲中的语言艺术特色

——以穆时英和方文山为例

顾杨娟

内容摘要：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占据中国文坛重要地位的新感觉派小说与引领当今华语乐坛风尚的“中国风”歌曲相比，在语言艺术特色方面确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妙。作者以“中国新感觉派圣手”穆时英和被誉为“当世柳永”的词作家方文山二人的作品为例，从陌生化的表达技巧、人物心理的突显和字里行间的伤感色调这三方面简要分析了二者的语言艺术特色。

关键词： 新感觉派小说 “中国风”流行歌曲 语言艺术特色
陌生化 人物心理 伤感色调

新感觉派是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上个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崛起于上海文坛，主要作家有刘呐鸥、施哲存、穆时英等。这个流派最大的特点是以其独特的语言艺术来表现现代都市生活的五光十色。我认为，就其语言艺术特色方面来说，这和引领当今华语乐坛主潮的“中国风”歌曲似乎有种“心有灵犀”的默契感。“中国风”歌曲是指采用具有中国古典文化内涵的歌词和现代流行音乐的旋律、唱法及编曲技巧，达到怀旧的中国背景与现代节奏的完美结合，从而产生出含蓄、忧愁、幽雅氛围的歌曲。下面就以“新感觉派圣手”穆时英和“中国风”歌曲词作人的代表——方文山二人的作品为例，简要分析一下新感觉派小说和“中国风”流行歌曲在语言艺术特色方面的共同之处。

一、 陌生化的表达技巧

新感觉派小说和“中国风”歌曲都追求形式的新颖奇特，它们打破了传统的语言规范、日常思维定式和常规的修辞逻辑，并创造性地将词语重新组合在一起。它们借鉴了现代主义文学奇特的语言表现技巧，通过词语反常规的组合方式和描述技巧来表现个人对生活的独特感受。比喻、通感和拟人等修辞方式是其常用的“陌生化”手法，并利用这些新奇的修辞手法拉开了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距离，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1、比喻

穆时英在《上海的狐步舞》中开篇就用了一个经典的比喻：“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形象地展示了上海这座大都市腐靡的繁华；用“天边一道虹下飞着的乌鸦”来比喻女人跳舞的脚；还将人比喻成苍蝇和货物：“交通灯一闪，便涌着人的潮，车的潮，这许多人全像没了脑袋的苍蝇似的。”

方文山的词作《七里香》中有这样的句子：“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

像雨水” ，作者把抒情主人公对心上人缠绵的爱意比作连绵的夜雨，形象地表现了主人公内心充溢着的浓浓的情感。《千里之外》中“那薄如蝉翼的未来经不起谁来拆”一句更是让我们回味无穷，作者把未来的虚无缥缈比作蝉翼的轻薄，将无形寓于有形之中：蝉翼有多轻、有多薄，未来就有多渺茫。这样新奇的比喻还有《青花瓷》中“你隐藏在窑烧里千年的秘密，极细腻犹如绣花针落地”等等。

2、通感

通感是传达细腻复杂感觉的极好手段，也是陌生化表达技巧中最重要和最传神的手法。它将视觉、味觉、嗅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官进行融汇与复合，从而产生奇特的联觉意象。新感觉派作家和“中国风”歌曲词作者都不约而同地将通感手法应用到了他们的作品中，产生了奇特的“陌生化”效果。

穆时英在《PIERROT》中，就用通感的手法写了持悲观主义的主人公对许多事物的感觉：他觉得路灯有“潮湿的、朦胧的光幕” ，钢琴奏出“寂寥地掉到水面上去的落花似的旋律” ，口笛吹出“紫色的调子” ，“蔷薇的蕊里挥发着小夜曲的幽味” ；他觉得他的情人的“眼珠子里边有一些寒冷”和一些“牧歌那么冲淡的忧郁” ，情人的“发香里簪着辽远的愁思和辽远的恋情” 。应该说，这类通感手法的运用，为新感觉派的作品增色不少。

方文山也将通感手法运用得极为漂亮。例如《七里香》中：“几句是非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 。这里即把抒情主人公的听觉和触觉进行了巧妙的融合，主人公对爱情的坚贞可见一斑。《青花瓷》中有这样一句：“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 。皎洁的月色是看得见但摸不着的，又怎么可以打捞得起来呢？在这里，视觉和触觉的交融使这首歌词充满了无尽的朦胧意味。类似的还有：《东风破》中“酒暖回忆思念瘦” 、“岁月在墙上剥落看见小时候” ；《菊花台》中“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 等等。

3、拟人

拟人修辞是新感觉派小说和“中国风”歌曲中常用的修辞方法，它将事物赋予人才能具有的行为、思想、情感等特征，让行文更加生动、活泼、不拘一格。

穆时英在《上海的狐步舞》中写到“电梯把他吐在四楼” ，“人群被吞到肚子里” 。《PIERROT》中“许许多多的工厂张着大口，从烟囱里吐着气，肚子里边巨大的机器骚动着，每天早上把几万个人吞进去……” ，将没有生命的建筑物进行拟人化的描述，“吐”、“吞”等字眼的运用反映

了人被都市文明异化为物的审美感知，此类描写在他们的笔下比比皆是。这些拟人手法的应用，使文章更加生动，同时也从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挖掘了那种都市生活的无奈与惶惑。

拟人的修辞也是方文山词作中大量运用的“陌生化”手法。例如《东风破》中：“夜半清醒的烛火不忍苛责我”。在这里，烛火被赋予了人的感情色彩。烛火是“清醒”的，而且还“不忍苛责”“我”，使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时值夜半，人与烛“相看两不厌”的孤寂与落寞。再如《青花瓷》：“帘外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一个“惹”字，使得整个画面更加富于伤感的味道。雨打芭蕉、人去楼空，有什么比这还令人伤感呢？

二、人物心理的突现

穆时英的新感觉派小说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影响，注意分析人物心理，表现人物的“内宇宙”。他除注意表现人物的“显意识”外，还尤其注意表现人物的“潜意识”，即除表现人物正常清楚的理性的意识外，尤其注意表现人物迷离恍惚的未被逻辑支配的原始混沌的意识。在穆时英看来，只有通过心理描写，特别是潜意识的描写，才能够表现人物心灵深处隐蔽细致的活动。《圣处女的感情》写两个年青纯真的修女在教堂听讲道时，遇到一个英俊的男士，男士爱慕的回眸使她们动了芳心。她们觉得他“像他们的父亲，也像基督”。最终她们内心的欲望在梦中得到实现，她们梦见那个男子像王子、像骑士一样骑马而来，把她们带向自由的天地。全篇充满了纯真初恋的心理分析描写，其中也有不少潜意识的描写。《白金的女体塑像》写一个中年独身医生，在诊治一个肌肤有着白金般色泽的年青女病人的过程中，他内心深处的性欲望被唤醒，以致使他不久就改变了独身生活，娶了一个年青的孀妇。小说先细致地写这医生把听诊器按在女病人的胸脯上是出于性本能的潜意识，后又写这医生给女病人的身体照太阳灯，面对女病人横陈在眼前的裸体时，出于性本能的潜意识的涌动几乎使他不能自持：她仰天躺着，闭上了眼珠子，在幽微的光线下面，她的皮肤反映着金属的光，一朵猥亵了的花似地在太阳光底下承着残绝的、肺病质的姿态。慢慢儿的呼吸匀细起来，白桦树似的身子安逸地搁在床上，胸前攀着两颗烂熟的葡萄，在呼吸的微风里颤着。（屋子里没第三个人那么瑰艳的白金的塑像啊“倒不十分清楚留意”很随便的人性欲过度亢进朦胧的语音淡淡的眼光诡秘地没有感觉似地放射着升发了的热情那么失去了一切障碍物一切抵抗能力地躺在那儿呢——）在这里，作者用百余字不加标点的长句来表示潜意识的流动，且用括号特地把人物不可告人的内心潜意识标示出来。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是把外在事物的刺激与由这刺激产生的人物潜意识有机地结合在一

起来写的，使这潜意识容易被人理解。

方文山词作中多描写主人公对心上人永无止境的相思和期待，以婉转细腻的笔触写出了主人公内心的款款深情，如《七里香》中：“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院子落叶，跟我的思念厚厚一叠，几句是非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你出现在我诗的每一页；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窗台蝴蝶像诗里纷飞的美丽章节，我接着写，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多情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他对心上人的爱恋是如此的细腻而又缠绵：淅淅沥沥的夜雨不停，“我”的爱也无法停止；深秋院落里一叠叠枯黄的落叶，承载着“我”一缕缕深切的相思；翩然飞进窗台的那只蝴蝶，那种美丽和灵动如同“我”诗中最美丽的章节……总之，在一个内心充满爱的人看来，一切外物都染上了“我”内心的主观感情，就如同王国维先生说的“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再如《千里之外》中：“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我送你离开天涯之外你是否还在，琴声何来生死难猜用一生去等待”。这几句词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主人公对自己不得不逝去爱情的一种感伤和无奈。“我”送你离开的同时，也送走了我们的爱，对于这场原本不应该开始的爱情，对于命运早已安排好的结局，“我们”都无言以对，这种感觉就像黑白默片中无声而又无色的酸楚，凄凄惨惨戚戚。

三、字里行间的伤感色调

新感觉派小说主要表现的是现代都市生活的五光十色，“中国风”流行歌曲却提倡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复归，二者虽然一个“标新”，一个“复古”，然而，在我看来，它们字里行间却同样流淌着或浓或淡的伤感色调。

新感觉派小说中的伤感色调是颓废的、浓重的。例如穆时英《PIERROT》中有这样的句子：“钟的走声是黑色的，古龙香水的香味也是黑色的，烟卷的烟也是黑色的，空气也是黑色的……”黑色是最低调和抑郁的色彩，作者用一连串的黑色来涂抹周围的一切环境，给我们一种近乎窒息的伤感和郁闷。再如《白金的女体塑像》这样写女病人的裸体给谢医师的感觉和印象：她仰天躺着，闭上了眼珠子，在幽微的光线下面，她的皮肤反映着金属的光，一朵萎谢了的花似的在太阳底下呈着残艳的、肺病质的姿态……从幽微的光线到金属的光，从太阳光到残艳的、肺病质的姿态。这种强烈的色彩对比和切换，细腻而深刻地揭示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的瞬间感觉。疯狂的都市生活一端连着心灵的空虚，另一端连着人生和虚幻。浓重的伤感在穆时英的笔下无处不在。

“中国风”流行歌曲中的伤感色调是幽雅的、轻柔的。方文山《发如雪》：

“狼牙月，伊人憔悴，我举杯饮尽了风雪，是谁打翻前世柜，惹尘埃是非”。一枚狼牙月便让这首词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色调与古典的韵味；前世柜被打翻，前世今生的是是非非随着尘埃溢了出来，弥漫四周，使主人公封存已久的感伤情绪缕缕飘散，想以杯中物来麻痹自己，殊不知，举杯消愁愁更愁。这首词中，体现了主人公内心欲罢不能的淡淡的哀愁。再如《菊花台》中：“菊花残，满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我心事静静躺，北风乱，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徒留我孤单在湖面成双。这首歌词中，“残”、“伤”、“泛黄”、“断肠”、“乱”、“孤单”这些字眼使得整个画面有了一种淡淡的惆怅感，“落花人独立”的感觉大概就是如此这般了。

以上就是本人在读了新感觉派小说和听过“中国风”流行歌曲后的一些感受。虽然一是小说，一为歌词，但它们在语言艺术特色方面的异曲同工之处的确值得细细玩味。

参考书目：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 严家炎著